
裁军谈判会议

24 March 2011
Chinese

第 1218 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11 年 3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25 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王群先生(中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218 次全体会议开始。根据 CD/WP.566 号文件所载的议定指示性时间表,本次全体会议将交换关于议程项目 1 和 2 的意见,并总体上侧重于核裁军问题。现请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发言。

邓肯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你允许,并请今天发言名单上的代表包涵,我想根据裁谈会议事规则第 30 条行使我的权利,对裁谈会的工作安排发表意见。

我再说一遍,请发言名单上的代表包涵,我要行使我根据第 30 条享有的任何成员国的权利,在全会上提出一个与裁谈会工作有关的议题。

主席先生,我们非常欢迎中国轮值主席的积极工作,并且我们对有时间考虑你的 WP.565 号建议而心怀感激。然而,对于各区域集团收到的一些关于我们对该文件的立场的报告,我们有点困惑。仅为了明确记录在案,我们支持的是那些请求有更多时间审议你的建议的代表团,并且我们相信这值得进一步考虑,因为根据我们对星期二会议的理解,没有裁谈会正式成员反对你的提案,即 WP.565 号文件。的确,经与我国政府进一步协商之后,我们认为 WP.565 号文件可以构成今后工作的一个实际基础,并且如果我们有了清楚的最终目标,加快会议节奏可能会有益。

在星期二的讨论中,讨论本身成了议题,并且我们非常赞成德国同事建议简单地交换意见,因为这也是一种讨论方式,虽然在实际上,这种讨论方式更适合于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裁审会),而不是裁军谈判会议。然而,如果讨论时心中有明确的目标,例如第 1864 号文件规定的讨论任务,这种讨论能引导我们取得大会对本机构所期望的有意义的结果。我们当然也与墨西哥一样,对如何在非正式场合开展这类讨论表示关切,但是我们相信,WP.565 号文件,如果对原文略作一些重要的修订,比如确保公正的平衡(因为我们注意到你的建议中没有西方集团协调员),以及关于如何处理报告问题的进一步工作,都可能是一个推动我们工作的更好的途径,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我们在以往轮值主席主持下已经做过的事,尽管那些工作是出色的。因此,我们正式请求你允许大家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活动方案,讨论今后三周中如何安排我们的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你根据裁军谈判会议议事规则第 30 条发言。有人想接着对尊敬的联合王国大使的发言进行评论吗?现请德国大使发言。

霍夫曼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我必须说,我有点困惑和惊讶。我能回顾一下进展情况吗?星期一晚上,我们从秘书处收到了一个非正式会议的指示性时间表草案,即这份 565 号文件。让我们惊讶的是,第二天早上,也就是星期二,最后一次全会上,这份文件就出现在我们的桌子上,成为我所说的 WP.565 号文件。这一建议实际上不完整;关于所拟的非正式会议若干主席的任命问题,仍然带有方括号。当时一些代表团,包括本国代表团,请求给予更多时间就之进行协商,但这一请求实际上被拒绝了。在会议暂时中断之后,你,主席先生,仅提供

了一个替代的非正式会议指示性时间表。而本代表团提出的关于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就之协商的请求，被再一次被拒绝了。实际上，我建议的是就如何划分时间达成一个绅士协定，如以前加拿大和智利轮值主席做的那样。

我必须说，我不记得曾经就裁审会说过像我的英国同事所影射的那种话。我不太确定他指的是什么。但是，无论如何，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主席先生你是怎样裁定的。也许我们可以请秘书处朗读一下——我确信他们一直在做会议记录工作——因为我清楚地记得，你说你将根据你的第二份时间表主持会议。这显然是你根据自己的权力而做的决定。因此，再次谈论这一问题，让我感到很惊讶。

现在，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真正重要和算数的是能够让我们的工作取得进展的东西。让我说，并且这是一个重要意见：裁谈会的每个代表团都有机会在任何时候表达意见，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会议。现在我们感到，既然联合王国代表团再次提起这一事项，如果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可能——也许有可能，或者似乎很可能——在某些议题上取得进展，则裁谈会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够非常迅速地调整其工作节奏和工作方法。现在，根据关于本届会议头八周裁谈会全部议程项目的两轮谈判所采取的立场，你，主席先生关于 WP.566 号文件的决定，对我们来说似乎反映了相当恰当的客观情况。但是让我补充一下，如果有其他强烈的意见，特别是如果能够表明我们采取非正式的做法，即 565 号文件，可以取得更多的进展，则我们当然不反对。如果主席改变决定，退回到关于非正式会议指示性时间表的建议，我们将参加会议。然而，在那种情况下，重要的是知道能否并尽快地在任何时间内填补[非正式会议]主席位置空缺。

主席(以英语发言): 有任何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吗？好，请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大使发言。

贾扎伊里先生(阿尔及利亚)(以英语发言): 我仅有一个程序问题发言。我充分尊重尊敬的联合王国大使刚才援引议事规则第 30 条说的话；他说裁谈会的任何成员国都有权在全会上提出任何有关裁谈会议工作的议题，并且有充分机会表达意见；这没问题，没有人会反驳，但是这并不是说成员国有权抢在本次全会已经商定的工作之前，根据第 30 条，以程序问题为由而提出这一问题，或者有权答复。本次全会已经有了一个发言者名单。我认为，开会的正当方式是按名单让人发言，然后如果我们有多余时间，再加上有关工作方案的一个新的议程项目，并且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讨论。但是，这不应当视为一种优先于已达成的方案的程序问题。因此，我要建议大家来看看有多少时间剩下，然后也许再根据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的建议讨论今天的工作方案问题，并且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进行讨论并希望达成一项谅解。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大使发表重要意见。就我自己来说，在不影响规则第 30 条的情况下，并且鉴于尊敬的联合王国和德国大使已经在发言中提出了这一问题，我愿意首先争取了结这一问题，然后再按名单发言。我再说一遍，不影响裁谈会议事规则第 30 条，并且也表示完全尊重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大使，现请联合王国发言。

邓肯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 我在发言前首先向列在发言名单上的各位表示歉意, 并且我显然理解别人也有迫切需要关注的事项, 已经准备好发言。然而, 我有点不同意我的同事、尊敬的贾扎伊里大使对我面前摆着的规则第 30 条的解释; 根据规则, 在全会上发言的主题“在通常情况下应与按商定的工作计划正在讨论的议题相符”。当然, 我们没有商定的工作方案。然而, 裁谈会任何成员国都有权提出关于裁谈会全会工作的任何议题, 并且对可能认为值得关注的任何议题有充分机会表达意见。

因此, 这里采取任何一种方式, 我都非常高兴。我已经提出并全面说明了我的意见。我很高兴地作出补充。我注意到, 已经至少有两位想发言的人。然而, 根据折中精神和绅士行为, 如果裁谈会希望, 我将非常高兴地让发言者先讲, 从而在列于名单上的发言者说完之后再继续进行这个讨论。但是, 我仅想指出这一点。

主席(以英语发言): 请奥尔忠尼启则先生以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资格发言。

奥尔忠尼启则先生(裁谈会秘书长)(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实际上你有权让不在发言名单之上、但是想提出一些问题的成员国代表发言。如果你想先让他们发言, 可以那样做。如果你想让他们在名单上的发言者之后再发言, 也属于你的决定权。议事规则中没有什么东西妨碍你就这一问题做决定, 并且当你让联合王国代表发言时, 我理解你倾向于在名单上的所有发言者开始之前让他表达意见。因此, 在议事规则中有一定的灵活性; 如果我们没有比解释这一规则或其他议事规则更重要的事情, 就可以开始实质性地讨论问题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 非常感谢秘书长发表意见。我刚才已经听取了各代表团的所有发言, 并且作为主席, 我现在不就同事们刚刚在此提出的程序问题表达实质性看法, 但是我将保留以后再谈的权利。至少在我看来, 这里的工作以及今天会议的目的是, 以共同基础为重, 以某种方式促进裁谈会的工作。这就是基本的理念, 并且有鉴于此, 作为主席, 我建议以下述方式开展今天的工作。

如果你有关切, 让我们集中解决这些关切; 如果你有问题, 让我们致力于尽可能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 鉴于尊敬的联合王国和德国大使提出的关切和问题, 我想在开始核裁军的讨论之前首先着重解决这一问题。因此, 就实质内容来说, 在听取了邓肯大使和德国大使的意见之后, 还有任何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吗? 请日本大使发言。

须田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 我想, 现在的议题回到了主席在星期二提出的 CD/WP.565 号文件。如我在星期二全会上对该文件或建议所说的看法, 我根本没有说我反对该建议; 我只是请求有更多一点时间真正地考虑这一问题, 或者有点时间请主席和其他任何代表就这一建议做出澄清或表达意见。如我在星期二所说的, 一件事是: 我想听主席和其他同事说说召开非正式会议而不是全会讨论这些议程项目的好处和积极意义, 因为我们记得去年有过类似的关于这些议题的非正式会议, 但是今年, 在加拿大和智利大使担任主席期间, 我们已经开过了关

于所有这些议程项目的正式会议。因此，我仅想知道，就这四个议程项目举行非正式会议而不是正式全会的想法是什么。如果大家都认为召开非正式会议而不是正式会议更有益处，我肯定很高兴接受这一意见，但是我想听到主席和各代表团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

我刚刚提到的第二点是：这一日程表是在很短时间内提出的，并且我仅想知道是否代表们中许多人对今后四周的紧张日程表都没意见。这就是我说的，并且我请求有更多时间考虑这些问题。请不要误解我说的话，而且我愿听取主席自己和其他代表们对于你的建议的看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日本大使。还有任何其他代表团想表达意见吗？请尊敬的美国大使发言。

肯尼迪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谢谢主席先生让我发言，并且我依然以极大的兴趣期待阿尔及利亚和菲律宾同事的发言。我向你保证，我会很高兴地按照你建议的任何次序发言。让我尽可能少说点，从而可以让阿尔及利亚和菲律宾同事发言。

在你担任轮值主席之初，我不在这里，因此让我重申，我们非常期望与你合作。的确，我们相信，主席在争取引导我们前进时应当有很大的活动余地。关于两项建议——我的理解是 565 和 566 号文件——我们总是明确地表示很高兴彻底讨论裁谈会的主要问题和所有议程项目，无论是在全会或非正式会议上，进行实质性的审议。因此让我再说一遍，并且让我也响应同事们早些时候提出的若干意见，就 565 号文件来说，我们当然也有兴趣看到一个更全面的版本，也就是说明你建议由谁担任协调员，以及也许——比如说——你如何为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定性。我想，这是某种值得进一步讨论的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求由一名协调员以某种方式进行报告。对我来说，一个书面报告似乎更合理，并且的确可以提交这一报告；我想说的是，与你目前所述相反，不会影响各位参与者立场；报告将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这些立场。这可以解释为你将根本不去关注它们；然而，的确，理想地说，任何这些报告将是有益的，并且有可能对大家的想法有些影响。

因此，如我所述，我仅是想说明，我们肯定支持你努力找到明智的方式来利用我们在这里的剩余时间。然而，我想最后说：当然，这是一个谈判机构，并且任何人都不会惊讶地知道，我们相信，按照《香农报告》的任务，任何工作方案都将包括一个谈判裂变材料减产条约的任务；这是国际社会已经反复认可的一个目标。当然，我非常了解尚有一国不同意，然而这是一个拥有最大和几乎最普遍支持的事。非常感谢你让我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尊敬的美国大使发言。还有关于这一问题的任何实质性意见吗？我希望我没看错，没有人：没有代表团想就尊敬的联合王国和德国大使提出问题的实质内容发言。我也认为，日本大使解释和补充了联合王国和德

国大使的发言，呼应了美国大使表达的感觉。既然没有任何新的意见，没有人就此请求发言，我来说一说。

我以极大极大的关注听取了尊敬的日本大使 3 月 22 日的发言。我以极大极大的关注听取了尊敬的联合王国、德国、日本和美国大使的发言。尽管我尽力避免指责任何人，但我在 3 月 22 日的全会上被迫转用另一种模式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明确记录在案的是，尽管其他同事仅是需要时间，但唯有一个代表团对裁谈会非正式会议的模式表示了明确和实质性的质疑和难以接受。就明确的实质性质疑和难以接受来说，只是来自于该次会议上的一个代表团。如大家可能回顾到的，在 3 月 22 日的全会上，日本须田大使在关于裁谈会 WP.565 号文件的辩论时这样说：

“……为什么我们以非正式会议的形式讨论所有的重要议程？根据我的回忆，这正是我们去年在比利时担任主席期间做过的；而今年，在加拿大和智利大使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进展，在所有的重要议程上从非正式会议迈入了正式全会。”

因此，让我提醒大家注意须田大使以下的话。他说：

“……我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理由表明我们为何必须做去年已经做过的事，为什么重复去年的进程将有很大的新价值。”

当时，我作为主席，征求大家表示任何可能有的新看法，但发现没有人要求发言。我接着说：

“既然无人发言，我将继续答复三位代表，即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代表。”

在简短地答复了德国和意大利之后，我说道：

“……我尤其关注的是，实际上让我非常重视的是须田大使的意见。他刚才说他不仅需要时间，而且他也实际上有难处，表示怀疑和试图质疑我争取制定的会议模式，即非正式会议，而尽管我认为我已经根据惯例和协商一致的方针，在许多双边磋商中进行了大量解释——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由于我认为尊敬的日本大使难以理解非正式会议的模式，即 CD/WP.565 号文件所载的、我在建议中为大家拟定的安排，因此以我的印象和理解，显然，[让我强调“显然”二字]，鉴于日本的这一意见，目前在本会议室中对于我提出的 CD/WP.565 号文件所载的建议没有达成共识。因此，有鉴于此，我想我将不以之为基础开会。”

并且，根据我的回忆，综上所述，我接着说了以下的话：

“由于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开始工作，并鉴于我争取提出的建议——我认为对所有代表团都合适，特别是使所有国家参与有关进程，无论是禁产条约或其他主要问题，我作为主席一贯持开放态度，尽可能的提供便利和通

融，我准备随时接受成员国的引导，特别是它们的决定。所以，有言如此，我现在将提出另一替代模式”。

这正是 3 月 22 日全会逐字记录和会议纪要的话。这不是我现在说的，这是那一天其他代表团说的话和我作出的答复。尽管我们当时实际放弃了 CD/WP.565 号文件，并开始讨论 CD/WP.566 文件所载的替代模式，但须田大使的确说，我作为主席“解读了”他关于 CD/WP.565 号文件中的建议的话，并且他“仅是提问”。现在，我提醒他注意，“这是我们实际上已经越过了的地带”，我们已经在讨论 CD/WP.566 号文件，并且我需要确保我作为主席的正常职责。

这就是 3 月 22 日在理事会大厅发生的。请恕我冒昧，我应当说，事实就是事实，不能随便解读。关于这件事，这实际上是 3 月 22 日全会逐字记录所证明的。

尽管我感到遗憾的是美国本应当在那天讨论 CD/WP.565 号文件时表达刚才说的意见，然而，我非常赞赏华盛顿刚才对非正式会议表达的看法。尽管我感到难过的是在 3 月 22 日错过机会，没有在所有成员国的参与下将关于禁产条约非正式会议等等活动的所有努力和活动链接到裁谈会上，但我依然希望裁谈会所有成员国将齐心协力，继续探索，尽早为裁谈会商定一个工作方案。让我们采取一个向前看的态度。言虽如此，我现在希望继续讨论核裁军问题。

请尊敬的日本大使发言。

须田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 虽然，我认为在主席和一些代表之间继续这种没有意义的讨论不太好，但是在主席多次提到我之后，我必须重复我在星期二和今天说的话。你可以对我的话做出自己的解读。如我说过的，也许你的记录是对的，我问了关于你的 CD/565 号文件中建议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从来没说 I 难以接受这一建议，或者反对这一建议；但是我说了，因为我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如其他代表请求的那样，我需要时间。但是对于我向主席提出的问题，我没有听到任何答复，并且你今天再一次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因此，这是对本代表发言的一个非常片面的解读；我不能接受对我发言的这种片面解读。因此，请这样好了，我认为，应当在全会之外，以非正式的、双边或协商的方式，就你的建议进行更有成果的讨论和交换：首先是替代模式，然后是任何其他建议。但是我认为：对于已经处于困境的裁谈会，继续这类毫无意义的意见交换，没有好处。

主席(以英语发言): 请尊敬的巴西大使发言。

德马塞多·苏亚雷斯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到不得不发言，因为似乎你正在与一个代表团集团对话；我不得不发言，因为你在 CD/WP.565 号文件中的最初建议中提到了对我很珍贵的本人姓名。它在那，是因为我接受了你的建议，因此，这意味着，不言自明，你在 565 号文件中的建议得到了本代表团的支持，并依然值得支持。有一个代表团集团似乎——我说“似乎”——难以接受该建议。有点奇怪的是，同样的建议去年整个提交给裁谈会，并且得到了接受；我们都记得，正是在也许同一个代表团集团的坚持下，你的建

议在 3 月 22 日星期二尽管没有遇到红灯，但也遇到了黄灯。而现在这一个代表团正在亮绿灯。我认为，我们在这里不是仅为了等待一个集团采取立场。对我来说，我仅是想向你保证，本代表团支持这一建议或你为裁军谈判会议通过工作方案可能做出的一切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尊敬的巴西大使。现请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大使发言。

贾扎伊里先生(阿尔及利亚)(以英语发言)：谢谢主席先生，根据我们尊敬的秘书长的建议，我对于因为说我们不是在讨论议程问题而引起了一些不安，感到抱歉；因此，我们应当如你在今天早晨建议的那样继续开会。但是，即便如此，你在 CD/WP.565 号文件中的建议让人想起这是一个我们谈判过的文件，并且我本人在比利时轮值主席的领导下参与了这一案文的谈判。这不是某种全新的东西。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要在 565 号文件的基础上继续走下去，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如果有误解，即根据你对所发生事件的看法，尊敬的日本代表并不像你所理解的那样真正地反对，那便是一件好事。我想建议的是，现在我们有了这个意见交换，我们把这作为会议厅外面非正式讨论的话题，如我们通常在人权理事会上所作的那样：我们继续开展我们的工作，并且我相信，鉴于裁谈会一贯存在着的妥协和互谅互让精神，在下次会议上，当我们再次会面时，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现在继续这一讨论没有帮助。让我们留给静悄悄的外交一点时间，以便在你非常干练的指导下找到解决办法。我确信，大家都感到不安，因为在很可能存在着比我们在 22 日想象的更多的共识；我们应当对我们正实现更大的意见一致而感到高兴。因此，给非正式外交一个机会；我建议通过传统的渠道，与所有那些今天表达关切的代表们进行协商，并在下次会议上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我们现在结束这个讨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你，大使，你的建议很贴切，你的意见也很实在。现请法国大使发言。

达农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今天的讨论显示出，如果继续我们的工作，就需要恢复折中的精神。主席先生，我支持我的朋友阿尔及利亚大使的建议，以你认为最适当的方式作点额外的协商，使我们及时找到一个下届会议时人人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或者如果我们需要更多一点时间，则等到再下一届会议之时；简言之，需要缓和本会议室现在能感到的紧张关系，因为这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让我们在这一会议室之外，以你认为适当的方式作点额外的协商；以裁谈会熟悉的这一方式，我们可以重新建立一个对于大家都希望继续下去的实质工作更愉快的环境。

我现在作为本国代表发言，但凑巧，我也是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协调员。该集团本身并没有出席裁谈会；在听到我的朋友巴西大使的评论之后，我希望在

这件事上没有任何含糊不清；不存在与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对话，而且该集团之外的国家——我想到的尤其是非洲国家——也在 22 日会议上请求有更多时间。为此原因，我认为，说这是主席与某一国家集团之间的讨论，也是没有帮助的。这不是我们正在这里看到的情况。我依然认为，我们都需要冷静一点，尽可能返回我们采取最有建设性做法的局面。比起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我们都更倾向于那样做；如阿尔及利亚大使所说的，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尽快结束的局面。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法国大使，现在请联合国大使发言。

邓肯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再次向贾扎伊里和加西亚大使道歉。我非常同意贾扎伊里大使刚刚说的关于开始做我们正事的话，但是我想再谈一谈我的怀疑，即我们能否以新一轮的意见交换而实现这一点？

主席先生，你说事实就是事实，但是，没有人能够垄断真相。如我们用英语说的“屁股决定脑袋”——我希望翻译们对这句话感到好笑。重复我的法国同事刚才才说的话，我想向我的好朋友巴西大使保证，不存在群伙堵路的问题。相反，我们——恰巧在这次辩论中有许多来自于西方集团——在星期二已经进行了一个相当跨地区的讨论，并且根据我的事实和真相，其中没有人说不。因此，我不能肯定是否同意你对我们大家提供的解释。

再也不要抓住我们不放；如我在星期二说的，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主要问题在于这一机构中话语的质量——能否让我们取得有意义的结果。从联合王国的立场来看，我们认为就 WP.566 号文件中的这些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不具有明确的目标。我们今年已经做了两回，并且它依据(如果我们想要乐观一点)的是、或者简单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想要尖刻一点的话)的是我们三年前做的事情。正是为此原因，我们一直对尊敬的日本和澳大利亚同事举行的边会感到兴趣，因为那是以建设性的方式加深我们关于《禁产条约》的讨论，并且可能比简单的交换意见带来一些更有意义的成果。如果裁谈会对我们议程上的主要问题适用一套类似的模式，也许我们可以取得更多的进展。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尚没有做什么类似的东西，并且我担心我们正在辜负大会对我们的希望。

我希望这已经够清楚的了。我试图在星期二说明这一点，但是现在我希望这对所有的同事们都足够清楚。我们希望看到有意义的、组织良好的讨论——不是意见交换——带来某些成果，以某些方式回应我们的同事在大会这一我们都非常重视的机构上赋予我们的任务。但是，我将在这里打住，并且根据我们的阿尔及利亚同事非常好和明智的建议，允许进一步的意见交换。

主席(以英语发言)：联合国大使，我已经正当注意到你的发言。因此目前，我将说，尤其是根据 3 月 22 日说过的话，非常明确的是，CD/WP.565 号文件的地位非常明确。我尤其认为，非常清楚地认为，会议没有就这一文件达成共识，因为根据发言情况，有一个代表团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特殊理由应当重做去年做的事，并且询问和怀疑是否有什么新的意义去重复去年的进程。因此，这一点

是很清楚的，我认为在本会议室中没有达成共识。因此，当我们开始讨论 CD/WP.566 号文件所载的文件时，565 号文件的地位已经明确了。同时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如你们可能记得的，如你们可能在 3 月 22 日全会记录和逐字记录中查阅的，特别是在尊敬的德国大使提问之后，我向他提出两个选择办法。一个是将关于 566 号文件的决定推迟到星期四，也就是今天的全会，或者，如果他不去引起争议，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应当据之继续开会。因此，当看到无人请求发言时，我将会议继续开了下去。因此，根据所有同事的建议，我不会继续这样讨论下去；而是相反，我们应该采取一个向前看的态度。现在我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我认为，由于 566 号文件的地位很明确，并且我认为 565 号文件的地位也同样明确，所以除非有人提出新的不同意见，我们应当继续根据 CD/WP.566 号文件所载的内容进行讨论。其次，从程序上来说，在以 CD/WP.566 号文件为基础开展工作时，我作为主席将继续尽可能地提供便利和通融，对成员国为促进裁谈会工作而提出的任何其他好办法的建议持开放态度。因此，我想我也许可以这样设想：在以 566 号文件为基础开展工作时，如果成员国进一步成熟的想法，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工作了。裁谈会不能够在乱糟糟的情况下开会。商定了就是商定了。如果我们可以在商定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并同时探讨任何进一步促进工作的方式，将是有帮助的。这正是为什么中国不仅以轮值主席的身份，而且以本国的身份，编写并做出巨大和额外的努力，提出 565 号文件的原因。我认为，它实际上不仅有助于裁谈会成员国参与下的裁谈会工作，而且代表了政治、技术和程序方面的一个精心平衡。我的确认为，这代表了一个精心的平衡，这特别体现在我所开展的大量双边协商。这是为什么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我希望能在裁谈会看到所有代表团都参与的关于《禁产条约》等文件的非正式会议。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就核裁军的问题开始讨论。请各位发言。

有程序问题了；请尊敬的德国代表发言。

霍夫曼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好，既然你再次提到了本代表团，如果允许，我确实想明确地告诉你我对你刚才说的话是怎么想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使裁谈会陷入一个盲目的讨论之前，我建议你首先查对逐字记录。但是我想，就实质性问题而言，我们还是应当集中于以大家都喜欢的方式开展讨论。因此，除非你坚持，我希望你在发言前查看逐字记录。但无论如何，我认为你总是有权根据第 30 条说任何想说的话，只要有关，只要符合议事规程。好吧，请。

霍夫曼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这样，主席先生，我能根据规则第 30 条发言吗？非常感谢主席先生。

这是根据我一段时期的经验，相当不寻常的经验。我同意你说裁谈会不能够在乱糟糟的情况下开会。但我能为了记录在案而再谈一下刚才发生的事吗？

你在星期二提出了 565 号文件。这一建议不完整；首先，它仍然有缺陷。一些代表团对这一建议提出了问题，并且请求有更多的时间审议。我是其中实际要求有更多时间审议的一位。我必须说，我有点感到惊讶的是，你似乎在口袋里已经有了替代文件，你已经准备好了替代文件。

现在你做出了裁定，尽管在你提出替代文件时我本人再次请求有更多的时间。是你，作为主席做出了裁定，并说你采用你的替代办法。根本就没有那个必要，没有必要那样急。并且今天，在这场讨论中，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大使再次说“为什么我们不审议这件事？”但你似乎依然不想达成一个人人人都能接受的、可通过非正式协商找到的解决办法。

因此，仿佛你宁愿用第二个替代方案，因为有大量机会讨论我们想要采纳的任何类型时间表。但是你本人似乎更偏向 566 号文件。我不能有任何其它的理解。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认为你不能——无论你说什么，事实不能曲解。你不能改变以记录、逐字记录为依据的事实。

请尊敬的俄罗斯代表发言。

瓦西里耶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英语发言)：我将简短地以英语说几句。首先，既然这是我第一次在你担任主席期间发言，让我祝贺你当选，并且你肯定可以依赖本代表团的充分支持。

在听取了今天和星期二的讨论之后，我必须为了记录在案而说，从俄罗斯联邦关切的角度的角度，我们愿支持你的 CD/WP.565 号文件，并且我们当然更愿意看到苏亚雷斯大使再次、甚至再三、再四地提到该文件。我们珍视他的专长和支持，并且为此感谢你。我们也能够支持贵代表团提出 CD/WP.566 号文件作为依据，并且我们将这两个文件视为你的贡献、你推动裁谈会前进的努力；我们真诚地赞赏这一努力。

但是在听取了今天的讨论之后，似乎我们没有得到关于这两个文件的共识或支持。因此，我认为，就之开展讨论的最好方法也许是重新召开非正式会议，从而我们能够找到大家依据的共同基础，并且我认为我们不能到逐字记录中去挖更多的了——看谁说了什么——从而据之开展工作。同时，因为已经宣布我们今天将有一次全会，并且发言名单上至少有两名发言者；既然他们已经为那个会议做了准备，也许出于礼让，大家可以让他们有机会发言，对大家讲话，然后我们重新召开非正式会议，继续这一讨论。这可以在全会之后立即召开，或者根据你的决定以后再召开。

主席(以英语发言)：非常感谢尊敬的俄罗斯联邦代表。我的理解是，首先，CD/WP.565 号文件的地位是明确的，是按照成员国的指导，是我当时根据各代表团的实质性意见所得出的结论。当时根据明显的记录，我认为不存在共识，但是作为主席，我总是——让我再说一遍——对任何建议和任何代表团——它们可以改变主意或无论怎么样——都持开放态度。在非常认真地听取了所有代表团的发

言之后，我的印象是，现在没有代表团寻求或支持 CD 文件 565。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实质性问题而言，如果大家都同意，那么我认为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安排活动日程上的第一周。有议程问题了？好，请。

阿塔维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非常感谢主席先生。由于这是第一次发言，请让我保证我们对阁下担任主席的充分支持和我们对你提交的所有建议的支持，无论是 565 还是 566 号文件。

提出议程问题，基本上是因为我不能完全理解你刚刚向裁谈会提出的建议。你到底是询问哪个文件的地位？有支持还是没有支持？我对此不太清楚。如果阁下能够重复，本代表团将非常赞赏。

主席(以英语发言)：非常感谢我们的埃及同事。事实上，如你可能回顾到的，在 3 月 22 日的全会上，我认为，首先，对 565 号文件没有共识，其次，没有人反对探索我向各成员国提出的——我也为了与所有成员国协商而通过区域协调员提出的——第二个模式。因此上个星期一，我决定根据 566 号文件开会。这就是解释。既然大家同意了我们的模式，并且同时我也说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侧重于共同的基本因素，并采取向前看的态度，特别是从本会议室现在出现的情况，我认为实际没有人试图反对 565 号文件所载的建议或基本内容。因此，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作为主席，将继续接受各成员国的意见和决定的指导。

也许，如果不是一个程序问题，我将在说完之后，再请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大使发言。

所以，我认为现在必须以 566 号文件为基础开始工作，继续讨论核裁军问题，并且——这是一个选择办法，即选择一：我向大家建议，并希望大家可以确认。选择二，我向大家提出另一建议，如果大家认为可以接受 565 号文件的基本内容，如果大家愿意，我们就采用这一文件；但是第一个选择办法，就实质性问题而言，实质上就是以非正式会议处理四个核心问题，将安排在下周进行。我认为，如果这是各成员国的愿望，我们作为主席将遵循各成员国的指导。

因此两个选择办法：一个是首先结束今天关于 566 号文件的讨论，然后将没有偏见地探讨任何事，并且在做出任何新的决定前，我们将继续按照商定，以 566 号文件为基础开会。其次，由于人人都那么喜欢 565 号文件，因此我将也许以新的日程安排，休会 10 分钟，召开关于四个核心问题的所有非正式会议、实质性的非正式会议，因为 567 号文件是从中国担任主席的第二周开始。

首先，请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大使发言。

贾扎伊里先生(阿尔及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觉得在成员们之间没有太多的关于应当如何开会的分歧。我以为，许多人已经发言，在今天表明了新的共同点。有些人说他们依然没准备好采取最后的立场，但据我能看到的，似乎没有任何根本上的分歧。现在抓住不放，以求做出一个决定，也许会有反作用。我的建议是，通过静悄悄的外交和非正式接触，你在下面与不同协调员和感兴趣国家的实际会面；这是你至今做得很好的方法，但是扩大到所有感兴趣的成

员国。我确信，我们下次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如果你通过这些接触而发现还有代表团需要额外的时间，就给它们额外的时间。同时，我们继续发言。我认为我们将很可能达成协议，但是我认为我们无法在这类会议上达成，无论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我认为，应当按我先前建议的那样开展工作。

另外一个变通办法是休会，私下商量，看看我们能否达成一项谅解，但由于一些代表团说需要与本国首都联系，我想最明智的行动是我先前的建议，得到了法国和俄罗斯的支持，没有人反对，因此我建议我们就以那为基础开展工作。在你进行了这些协商之后，我们再谈这一问题。同时，我们按名单发言，听取那些可能想今天发言的人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阿尔及利亚大使，我认为你提出的两个选择办法也正是我与其他代表团分享并提出给成员们的东西，而且正是我努力开展工作和争取取得进展所采取的方法。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吗？或者你想现在说点什么？请。

埃尔南德斯·巴萨韦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不知道这是否属于规则第 30 条，但是我不得不说裁军谈判会议的资源显然已经用尽了。我们进行的这一荒谬的程序问题辩论表明，裁军谈判会议的资源已经枯竭了。对于墨西哥来说，裁军谈判会议曾有过的的重要地位显然已经是过眼云烟。

大家不应当忘记：现在坐在这里的是尊敬的大使、全权代表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以及安全理事会若干非常任理事国的大使。就是现在，墨西哥正在结束其作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又一个任期。

坐在这里的还有争取在我们区域、我们集团、我们势力范围执掌牛耳的 8 国集团和 20 国集团的大使、代表和全权代表。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成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也许在于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发挥一个作用。

我谨指出，《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赋予安全理事会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并呼吁联合国大会采取紧急行动处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相信，没有人可以怀疑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军备控制和不扩散是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我们在裁谈会上讨论和辩论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时光久已远去；我们能看到世界各个地方、各个区域在这些变革时期如何失去稳定，而我们却在这里陷入程序问题辩论的泥潭。

我们，墨西哥代表团，谨利用这一程序问题的辩论以及大家目前所处的心境，作为一个机会，敦促裁军谈判会议成员们考虑关于探索核裁军、军备控制替代办法的重要性，以在我们负责的领域内取得进展，使我们能够在世界上确保更大的国际安全，并有助于我们整个星球的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 非常感谢你发言。我现在回到核裁军问题发言名单上。但同时，我想，在中国担任主席的工作期间，我们作为主席，欢迎任何建议，无论以何种方式，在裁谈会利用所有的活动和我们的努力，就任何核心问题开展任何集中的、实质性的和更互动的对话或意见交换。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尽最大努力。

请尊敬的菲律宾大使发言。

加西亚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 我代表裁军谈判会议非正式观察员国家集团, 谨向你主席先生, 转达我们集体的祝贺, 祝贺你担任裁谈会主席。你广泛的经验和才智将在今后几周内很好地为我们服务。

我们谨利用这一机会, 感谢你在 3 月 22 日就任主席时所作的富有鼓舞的声明。你承认了观察员国家在裁谈会工作中的作用, 并欢迎审议裁谈会的扩大问题。同样, 我们谨利用这一机会, 感谢你的前任裁谈会主席智利和加拿大大使与非正式观察员国家集团协商, 并且支持我们在裁谈会上的关切问题。我们也谨表示深为赞赏俄罗斯联邦大使说可通过逐步扩大成员范围来提高裁谈会的声望, 以及建议举行裁谈会的一次全会来讨论成员扩大的问题。

非正式观察员国家集团充满尊敬地重申: 我们遵循 2001 年裁谈会所设的先例, 呼吁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 仅为了开始这一问题的认真讨论, 而不是预先判断和推定任何特别的结果。我们希望对巴西大使在这方面的协商和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们也感谢许多也赞成审议裁谈会扩大问题的代表团。

主席先生, 非正式观察员国家集团欢迎你上周所作的发言——你概述了你对裁谈会今后工作的视角和想法。让我们重复你对我们的劝告, 即我们应当“永远不会因为畏惧而谈判。但我们决不能畏惧谈判”——这是阁下和其他代表援引的已故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话——还有你自己贴切的比喻, 即我们, 成员国和观察员, 都“同舟共济”。的确, 中国轮值主席和其他六名轮值主席可以依赖非正式观察员国家集团充分支持裁谈会尽速开展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 为你的发言和对主席的美言而表示感谢。现请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大使发言。

贾扎伊里先生(阿尔及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 首先, 我谨想说, 我多么高兴地看到王群大使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们不怀疑你的优秀能力和著名的职业精神, 更不用说贵国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将有助于我们的摆脱僵局。

我谨感谢你的前任智利大使佩德罗·奥亚尔塞先生担任裁谈会主席期间所做的巨大努力。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今天想发言, 以重申核裁军的重要性。这是我们自本届会议开始以来, 数次深入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加拿大和智利担任主席期间参与这一专题讨论的各代表团提出的实质性意见。

这些讨论表明, 实现核裁军的崇高目标依然是一个全球性事业, 没有出现任何方面的反对。这是主要的一点, 必须强调。意见的不同, 只在于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方针和政策的的不同。

事实上, 国际社会已达成共识, 在 1978 年的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中确认了遵循的方针, 可以总结如下:

1. 停止核武器系统的质量改进, 并停止使用。

2. 停止生产所有类别的核武器及其运载手段，并且停止生产裂变材料。
3. 制定全面的分阶段方案，以商定的时限，逐步并平衡地减少核武器及其运载手段的储存，直到尽早地最终和完全销毁它们。

在特别联大上设立了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一个负责谈判裁军问题包括以上问题的机构。今天，有迫切及合理的需求，共同工作，使整个人类摆脱威胁着他的大规模灭绝风险。在我们的邻国日本发生巨大灾难后，福岛核反应堆泄露核辐射造成的风险，向我们提醒着在核战争或核武器涉及事故中等待我们的严重后果。

因为核武库的大量积存以及再现了危险的关于使用这类武器的防卫理论和政策，所以核武器依然对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构成大规模灭绝的威胁。

现在正当其时：国际社会，并且特别是核大国应履行在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承担的义务，特别是对彻底销毁这些武器的毫不含糊的承诺，根据 200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最后文件明确规定的步骤，在核裁军的方向上取得迅速和明显的进展。

就此，我谨回顾到：国际法院在 1996 年 7 月的咨询意见中，全体一致地认定各国负有一个开展和谈判核裁军的义务。逃避或不执行这些义务，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角度对整个不扩散制度带来了危险。

有着许多我们可以获得启发的有益建议和主张，包括联合国秘书长的五点核裁军建议(包括缔结一个核武器公约)、哥斯达黎加和马来西亚关于核武器公约范本的建议。

裁军谈判会议可以从这方面帮助我们实现共同目标。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强调，必须毫不迟疑地通过工作方案。这样做，将使我们能够依据大会关于核裁军的第 65/56 号决议而设立一个核裁军问题附属机构。

就此，我谨重提不结盟运动向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提交的关于在确定的时间框架内消除核武器的工作计划。该计划载有一套最终于 2025 年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措施和实际步骤。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大使就这一专题做了重要发言。现请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发言。请发言。

汗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在裁谈会所有的正式和非正式辩论中，巴基斯坦都明确地表示了它的核裁军立场。对于裁谈会，核裁军是所有其他问题围绕的一个基本问题。按照构想，裁谈会应奉行裁军议程、避免核战争和探索所有国家的同等安全措施。彻底销毁核武器，是确保所有国家可持续的和平与安全的唯一保证。阻止和防止核军备竞赛的最有效和值得信任的方式，是透明、不可逆和可核查的核裁军。我们谨重申裁谈会大多数成员反复陈述的东西。客观地说，如果国际社会在任何裁军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共识，就是在核裁军方面取得具体的进展。

尽管近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控制和消除核武器方面没有适当反映出这些变化。较不可怕、但更不确定的多边世界取代了确保同归于尽的危险稳定。今天，当历史飞驰向前之时，我们需要暂停下来，考虑一下我们在核裁军方面的懒惰和无所事事的理由及后果。由于主要大国之间目前没有战略对抗，因此不抓住机会禁止和销毁核武器，是否不明智？

核裁军和不扩散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核不扩散的目标具有合理性，是因为它旨在促进核裁军这一更大的目标。不扩散不意味着确保强国继续拥有核武器。

《不扩散条约》并不意味着将世界永远分为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这一条约是临时性的安排，最初仅适用 25 年，以使核大国能够谈判核裁军措施。《不扩散条约》第六条所载的促进核裁军的设想，不是核武器国家的一个让步；就不扩散而言，是一项与无核缔约方不开发核武器的承诺至少同样至关重要的义务。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大多数核武器国家将无限延期《不扩散条约》作为其无限拥有核武器的许可证。对于我们，这显示了《不扩散条约》本质上的缺陷。

另外，对不扩散问题不应当仅注重横向扩散，而也必须考虑到纵向扩散的威胁，因为这引起不确定和不稳定，并引发新的战略竞争。

巴基斯坦深信，国际社会能够在裁谈会上最好地解决核裁军的迫切问题。核裁军是谈判的一个主要议题，而裁谈会应该是开展这类谈判的适当论坛。这依然是裁谈会的优先事项。与人为的所谓《禁产条约》对裁谈会工作具有核心意义的错误印象相反，检验裁谈会成功的试金石是核裁军谈判。

主席(以英语发言)：还有任何其他代表团现在想就这一议题发言吗？请尊敬的伊朗代表发言。

达里亚阿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非常感谢主席先生。我利用这一机会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向你确保本代表团的充分合作。

由于核裁军是主要专题，所以我们一贯说核裁军是裁谈会的当务之急。无论以什么借口生产和拥有核武器，都是非法、不合理、不人道和非常危险的行为，首先使生产和储存的国家面临危险。你可以想象，从核国家一个军事基地向另一个军事基地意外运送一个带炸弹的核弹头导弹，有多么危险？首先对于本国人民成为一个严重关切问题。

第二，核武器的唯一作用是不分青红皂白地灭绝所有生物，不可弥补地破坏环境，以及永远的、不可弥补的严重威胁各国下一代的辐射影响。

日本海啸的悲剧表明，在蓄意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在意外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以及在自然灾害可能对核武器库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我们何等的无能为力。因此，我们必须推动核裁军。核武器是烧向人类的火，不是防卫武器。拥有核武器，不值得骄傲。相反，是令人作呕和可耻的；而甚至更可耻的则是使用或威胁使用这类武器——这甚至超过整个历史上任何罪行。

《不扩散条约》没有授予核武器国家无限保留核武库的权利。它们有义务根据《不扩散条约》尚未得到履行的第六条的规定而彻底销毁这些武器。国际法院在咨询意见中明确指出，各国在严格和有效的国际控制下，真诚地争取开展谈判，实现全方位的核裁军。在《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不结盟运动建议通过一个法律框架，在特定时间内，于 2025 年前彻底销毁核武器。我们依然坚定地相信，需要具体和明确的行动以实现这一目标。

令人遗憾的是，冷战已过去很久了，但仍然存在着以核保护伞为依据的军事联盟。核分享在继续着，并且在其它无核武器国家境内依然部署着核武器。因此，现在正是时候，根据我们外交部长的建议，在裁军谈判会议建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作为优先事项，谈判一项核武器公约，并且这一公约可以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禁止生产、开发和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第二，在所有防卫理论中放弃核武器的威慑价值；第三，防止在所有领域，即地面、水下、空间和外空部署核武器；第四，禁止生产一切军用裂变材料；第五，申报一切武器级的裂变材料储存，并且在商定的时限内，以不可逆的方式销毁；第六，申报所有核弹头，并且以可核查的方式解除其待命状态；第七，在特定的时限内，以分阶段方案和不可逆的方式销毁核弹头。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尊敬的伊朗代表发言。现请联合王国大使发言。请发言。

邓肯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非常欢迎关于这一议题的重要发言。我不会回头重复联合王国今年至少已经两次说得很明确的意见和立场。

然而，我想对今天会议室里的一些评论作出答复，因为我认为这与我们的工作有关。但是首先，我非常同意我的墨西哥同事说的关于向前迈进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我非常赞同的观点。我不能肯定说我们的程序问题辩论不是一个击中若干实质内容的东西，但是我非常同意他说我们必须向前迈进。说到我们尊敬的巴基斯坦同事——巴基斯坦与联合王国不是一般的朋友：他对裁谈会绝大多数成员国作了评论，而裁谈会的大多数成员国确实是《不扩散条约》的成员国，并且承担了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的确，这不是一项特许权，而是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军义务；但这里不允许懒惰或不作为。过去 20 年中销毁了世界上 75% 的核武库，并且我们正在向前迈进。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不扩散条约》的核武器国家都对一个无核武器世界作出了承诺。如我昨天所述，为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有各国都裁军的承诺，我们需要有不试验的承诺，并且我们需要有不生产的承诺。

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同事和朋友说了类似的观点：但我不同意有任何退步。我想，我赞成说我们不得退步。再说一遍，这一组织的大多数成员是《不扩散条约》的成员国，并且在去年 5 月，我们第一次商定了关于所有三个支柱的《行动计划》。对于在裁谈会上因为某些国家感到不方便而佯称《不扩散条约》不存在

并试图重谈去年在纽约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讨论的问题，我不能肯定是否特别地能产生成果。这些话我也是向我们的伊朗同事说的。

但是，我们从核武器国家的角度——我不是代表五个常任理事国发言，然而我知道我们分享同样的观点——在《行动计划》中接受了这些义务，并且我们正在向前迈进，落实它们。五常将于6月在巴黎开会，正是要做这件事。我认为裁谈会成员国、《不扩散条约》成员国和非成员国，都考虑《行动计划》，是件好事，并且我尤其注意到行动6——将设立的核裁军问题附属机构。我尚未听到什么；这是我们全体都签署的东西，以阻挡四个成员国。行动7——立即开始讨论有效安排，以确保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无限制地开展实质性讨论，以制定关于处理这一问题各个方面的建议，不排除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我们都接受了它。在本机构我们今天讨论的文件中，它在哪？行动15是一个我们卡壳的东西，有意针对我们，也就是《禁产条约》。

因此在推动核裁军辩论时，联合王国感兴趣的是了解无核武器国家在履行义务时打算做什么。我认为这将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辩论，将有助于大家都了解如何在裁军、不扩散和民用问题上向前迈进。

主席先生，我以这句话作为结束，但是，我期望就这些重要问题开展进一步的讨论，并希望你在审议工作方案时将考虑到我说的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你发言。现请尊敬的南非代表发言。

孔布林克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 本代表团没打算今天上午发言，因为我们已经就这一重要问题在以前的全会辩论中表达过意见，但是鉴于今天上午表达的观点，我们想提出几点意见。

首先，主席先生，请让我祝贺你担任裁谈会主席。由于继续存在的僵局、过去多年来成为我们工作特征的日益无效果的辩论，因此我们正处在裁谈会的一个重要历史关头。在核裁军领域十多年缺乏进展，不仅妨碍了裁谈会为更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环境做出贡献，同时也削弱了国际社会对这一重要多边裁军论坛的信任。

核裁军依然是南非的一个优先事项。我们的承诺不仅表述于我们在各种国际论坛上的声明，而且具体地体现在我们采取实际行动、销毁种族隔离政权的核武器方案。我们对核裁军问题赋予的优先地位，与不结盟运动成员、21国集团和所有区域集团裁谈会绝大多数成员都一样。但是口头上的承诺毫无意义。这一会议室的许多国家，包括核武器国和未加入《不扩散条约》的国家，都表示致力于实现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然而，尽管有双边核裁军努力上的进展、尽管这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我们尚未看到承诺化为符合核裁军原则的、不可逆、透明和可核查的具体行动。

我们与联合国大使一样，也愿提到去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期间根据核裁军《行动计划》所作的决定。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少数例外，裁军谈判会议绝大多数成员国和《不扩散条约》全体成员国都对这一重要结果表示支持。意义

重大的是，2010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确认了核武器国家对核裁军的明确承诺。本代表团尚未在裁谈会上听到任何非《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对这一目标表示任何反对。实际上，它们大部分支持全面销毁核武器，有案可查。因此，裁谈会依然不能够商定设立一个附属机构，从而根据裁谈会的任务，作为多边裁军谈判论坛而处理核裁军问题，是一个矛盾现象，并且引起人们质疑这些承诺的诚意。

主席(以英语发言)：非常感谢尊敬的南非代表做了重要发言。现在请尊敬的美国大使发言。请发言。

肯尼迪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谨再次感谢大使以及尊敬的菲律宾和阿尔及利亚同事，感谢他们耐心地等待我们对他们的发言作出反应，他们的发言确实十分周密。关于贾扎伊里大使的发言，当然，他提到秘书长的建议，秘书长在他的建议中确实论述了框架公约的概念，但我们要指出，他也谈论了实现无核武器世界共享目标的替代方法，并且是一个逐步的、相互加强行动以争取实现的框架。

我们已经就核裁军和我们的愿景作过许多许多次发言，因此我不会在这里重复。但是我确实要说，核裁军是我们坚定支持的一个目标；不是作为我们的《不扩散条约》义务，而是作为本国政府的政策。我很高兴地说，《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向前迈进的重大一步，是在日内瓦谈判的，并获得了批准，开始落实，而双边协商委员会将很快开始工作。我知道本国政府正在做它的——我们称为——家庭作业或者另一轮筹备工作。我们愿意尽可能快地开始削减战略和非战略部署和未部署的核武器。尊敬的联合王国同事提到了在减少实验和生产方面采取步骤的重要性。我们期望《全面禁试条约》得到批准。我们正在做一切必要工作，为参议院顺利批准而奠定基础，并且我们高兴地听到了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支持核裁军的发言。

再说一遍，如果将其视为一个逐步的进程时，我们不理解在采取必要措施停止裂变材料生产之前，如何能够实现核裁军和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如果没有裂变材料，就没有核武器。因此让我再次重申，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国务卿来到本会议室强调这一步骤的迫切性，因为我们相信这的确是通往无核武器世界的一个基本步骤。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你做了重要发言。现请尊敬的智利代表发言。

卢西亚诺·帕罗迪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重申21国集团在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最近声明中提出的意见；我们在其中表示了我们关切核武器继续存在对人类构成的威胁。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优先事项，存在着我们都熟悉的大量政治和法律声明。基本的主张是采取实际行动，同时涵盖核裁军和不扩散。任何核裁军都是正面的，而任何扩散都是负面的。因此，重要的是协调这两者。我们的单独和集体责任不应当仅侧重于一个方面；我们必须将努力同

时侧重于这两个方面。这些努力不能不涉及到以逐步方针采取的相互加强的行动，但是也涉及到确保不可逆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

这对我们似乎是迈向无核武器世界的一个现实途径。重要的是重视一系列具体行动：一、核武器国家明确承诺彻底销毁核武器；二、有效地禁止试验、改进、开发和生产新的核武器；三、从军事理论和战略威慑中取消核武器；四、减少核危险，包括解除核武器待命状态，并降低核武器系统的备战级别；五、谈判一个普遍、无条件和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确保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六、谈判一个完全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公约；七、特别是在中东和其他区域关系紧张的地区设立无核武器区；八、采取透明和建设信任的措施；九、设立严格的多边监测、控制和核查机制；十、谈判一个禁止开发、生产、储存和使用核武器的公约，规定在特定的时间内彻底销毁它们，实现全球范围的不歧视和可核查的消除核武器。

我们应当将这些相互关联的行动视为和平与国际安全、特别是人类安全的共同利益。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最近《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的《行动计划》以及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的各种决议；它们都反映了对这一问题的全球性重视，同时为核武器和非核武器国家规定了责任。

我们也重申了核武器国家在裁军领域单方面和双方面所作承诺中的积极内容，特别是削减核武库、放弃使用/首先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及解除待命状态的具体行动。这些行动尽管不够充分，但毕竟是积极地迈向核裁军的中间步骤，因为我们赞赏无核武器区及其扩展到在全球一级依然至关重要的区域的意义，以及任何能够有助于带来更大透明度、相互信任和适当核查的措施。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保障完全没有使用核武器的风险与核武器存在的风险，但这一保障仅能通过有约束力的、彻底禁止核武器的多边协定来实现，因为任何核武库只要存在，无论数十还是数千个武器和运载工具，就对国际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就此来说，为威慑目的而拥有武器，也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消除它们。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

主席(以英语发言)：为这一重要发言而感谢尊敬的智利代表。现请尊敬的埃及代表发言。请发言。

阿塔维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谢谢主席先生，并且让我再一次祝贺你担任主席。本代表团本不打算今天发言，因为我们过去已经阐述了我们的核裁军立场。然而，我们仅想对今天届会上提到的几点内容作出反应。我们感到非常鼓舞的是，有人提到了《不扩散条约》最后文件和行动计划；我们尤其感到鼓舞的是，即将举行五常会议，以考虑《行动计划》所载的内容，并将落实为全面核裁军的实际步骤。我尤其感到鼓舞的还有，就裁谈会工作而提到了行动 6，将纳入任何工作方案，体现在一个核裁军问题附属机构上，对于处理核裁军问题都至关重要，并且我们在考虑工作方案时应当顾及到它。

另外，关于裂变材料条约，的确，如果没有材料制作核武器，就不能够拥有核武器。非常令人鼓舞的是，我们将谈判一个裂变材料条约，以消除一切核武器所用裂变材料，无论现存还是非现存的；我是说未来生产或已经存在的核武器。

作为最后一点，似乎我总是提醒英国同事说，《行动计划》不仅有三个核心问题，而且还有第四个内容，是关于中东的，并且我们再次期望能及时落实这一内容。

主席(以英语发言)：为你的重要发言而表示感谢。现请尊敬的墨西哥特命全权大使发言。请发言。

埃尔南德斯·巴萨韦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对本会议室许多其他人如何的事，对我们来说也一样。今年2月1日，本代表团就这一重要议题作了进一步的发言。我们欢迎今天已作的发言；如墨西哥在新同盟中的伙伴南非代表和埃及代表指出的，所有的发言都极为重要；并且所有这些措施都鼓励我们相信：迈向核裁军是可能的。

我谨重申，我们同时具有单边和双边措施。如尊敬的美国大使提醒大家的，裁军谈判会议不是日内瓦的唯一谈判论坛；还有其他论坛，至少包括日内瓦的另一个裁军谈判论坛，一个双边的、但是一个谈判论坛。我们敦促它们继续开展工作。

我们也鼓励继续开展无核武器区这类区域措施。墨西哥是这些无核武器区的一个坚定支持者；实际上，我们是在一个人口密集地区建立第一个无核武器区的主要推动者；这一无核区今天依然存在。但这些措施都避免不了对一项多边文书的需求；如尊敬的南非大使明确指出的，这一文书具有不可逆、透明和可核查的核心内容。

仅为了记录在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参与这一讨论，因为我们要重申和宣传有必要采取具体行动；我们想知道，大家是否都认为需要这一也许将有助于逐步消除核武器的多边文书。

主席先生，我们怎样实际上做到这一点？我们如何能够克服裁军谈判会议这一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过去14年在程序问题上遭遇的障碍？如何并且何时、在什么框架内和哪个论坛上，我们能够将今天这里所有发言者——包括加入《不扩散条约》的公认核武器国家和其它决定不加入《不扩散条约》的核武器国家——的政治决心化为行动？

当然，我们，国际社会上没有核武器的绝大多数，已经履行了我们的承诺；我们通过各类附属和次要措施，支持我们的目标，奋战不休，以劝说那些拥有武器的国家放弃它们。我们如何并且何时能够实现这一点？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并且这是为什么我们重申并将继续重申我们的请求：为一个妨碍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取得进展的论坛寻找替代方法。

非常感谢。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你发言。现请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本不想发言, 因为贾扎伊里大使已经发过言, 阐述了本国——阿尔及利亚——的核裁军立场。然而, 我们所听到的紧张讨论, 特别是某些代表团和核武器国家的发言, 促使我们就这一议题再次发言。首先我想说, 阿尔及利亚是《不扩散条约》的一个无核武器缔约国。它充分致力于履行《条约》义务, 并且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制度。

我们受到一些重申核裁军承诺的核武器国家发言的鼓励。我们希望, 所有这些保障都将在裁谈会的框架内得到落实, 并且尤其是如兄弟的埃及代表在发言中提到的: 必须采取措施, 在裁军谈判会议设立一个附属机构处理这一问题。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核武器国家防卫政策中极为重视核武器的军事理论。我们不知道这类政策和军事理论是否将为核裁军铺平道路。去年, 我们注意到, 一些核武器国家强调这些武器对于保护其核心利益的重要性、以及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行使自卫的权利。这一特别条款也适用于我们, 无核武器的国家、并且也具有核心利益的国家。我们想知道, 我们何时能够有一个核裁军的明确期限? 因为我们知道各国的核心利益是不会消失的。这意味着这些武器将会保存下去吗? 或者只有当我们找到其他模式, 比核武器更有力地保护这些国家的安全与和平, 才能消除它们?

关于不扩散制度,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在以前的发言中提出了关于不扩散各个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知道, 存在着一个追求核政策和理论的政治军事同盟, 令人遗憾地允许在理论上是《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无核武器国家受益于这些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关于预防核战争的议程项目 2 之下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期望: 最近在《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表示的承诺, 将通过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采取的具体步骤而得到落实, 成为我们都希望制订的工作方案内容。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你发表意见。现请尊敬的南非代表发言。

孔布林克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 我对再次发言表示歉意。然而, 我仅想对少数评论作出反应。

我们充分赞成墨西哥和埃及同事特别是就裁军谈判会议在核裁军事项上的作用问题所表达的意见。我也想表示同意美国大使阁下就处理核武器所用裂变材料生产问题所作的评论, 并同意她说如果不采取这一步骤, 则不可能实现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然而, 这不是整个故事。还有需要处理的其他问题, 而这些问题涉及到实际核武器的生产、使用、储存, 以及当然的、非常和至关重要的消除核武器问题。所有这些事项都需要处理, 并且这就是为什么本代表团从来不在裁军谈判会议仅仅支持就一个特定问题进行谈判。裁谈会上有若干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 而我们希望裁谈会将能够履行责任, 在所有这些重要议题开始实质性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你发言。现请尊敬的法国大使发言。请发言。

达农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 我也本不打算再次发言, 但是我要对已经提出的二、三点意见作出回应, 并且说我多么高兴地看到巴基斯坦依据《不扩散条约》表达了关于核裁军的意见。

《不扩散条约》所有缔约国所作的承诺是相当大的, 而且尽管可以得到重新确认, 但是已经永远承担起来。我记得新西兰大使在《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期间问我, 法国可否重申对《不扩散条约》的承诺? 我答复说“当然可以, 既然《不扩散条约》是法国充分加入的一个几乎全球性的《条约》”。但这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 为了履行义务, 我们需要一个路线图, 因为我们不能同时做所有的事, 也就是说一下子全做完。无疑, 2010 年审议大会的真正成就是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涵盖整个领域《行动计划》, 包括三个支柱以及我当然不忘记的中东。

我们有了这一路线图。让我们争取尽可能地恪守。当然我理解, 某些国家拥有强烈的、我充分理解的立场, 例如赞成一项全面禁止[试验]条约。然而, 我们在《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讨论了这一可能性, 以共识决定不纳入《行动计划》。我赞赏那些重申其立场的国家, 但是履行审议大会期间以共识商定的东西已经足够难了。我相信, 不可能在甚至那时都未以共识商定的方向上迈进。

我们有了路线图。其中有涉及裁军的东西, 并且整个第一个支柱全面取决于裁军谈判会议所做的。其他领域则取决于在维也纳所做的。关于我们已经开始的进程和我们对中东的脆弱期望, 我们将会看到, 也许可以在日内瓦或其他地方取得进展, 但是不会在裁军谈判会议上。

因此, 裁军这条支柱是裁军谈判会议的责任。我们在此已经有了一个问题, 因为在裁军谈判会议内部, 《不扩散条约》的缺乏普遍性意味着我们在裂变材料条约问题上被堵住了。巴基斯坦不希望开始谈判, 并且拥有不可辩驳的权利采取这一立场。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能做什么? 在《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和联合国大会上, 绝大多数成员国愿意开始这些谈判——只有一个, 或者也许两、三个反对——但是在裁军谈判会议内部, 我们做不到。

正是在这一非常具体的问题上, 我们应当集中我们的注意力。所有的选择办法都在桌面上。对于某些国家, 有些是不可接受, 另一些是可接受的。我可以告诉大家, 有来自许多国家的巨大压力, 包括公认的《不扩散条约》核武器缔约国的国家集团(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 想在没有那些不想参与的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开始谈判。但是这是一个复杂的行动, 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裁军谈判会议的模式和方法。然而同时, 维持裁军谈判会议现在的模式和方法, 则意味着封杀关于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 因为有一个国家绝对反对开始这些谈判。我相信这是我们应当集中关注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 我有几点个人看法, 并首先认为, 如何克服这一缔约国所造成障碍的问题, 应当是一个重大讨论议题。

然后, 还有我显然没有忘记的《行动计划》关于裁军这一柱石的所有其它方面问题。这就是我们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将在 6 月底的巴黎会议上讨论的东

西。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主要是为 2015 年做准备，因为我们在这一次和下一次《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之间有整整五年去尽可能多地履行这些义务，假设我们不能争取履行全部义务。我们将就这一问题开展工作。我现在这样说，不是当借口。我仍然是提醒大家注意这一事实，即《不扩散条约行动计划》的成功将是一个集体的成功，而不是仅由几个国家实现的成功。话虽如此，我绝不回避核武器国家承担的具体责任。恰恰相反，核武器国家对于《不扩散条约》负有非常具体的责任，并且我正在说的就是今天要由整个国际社会作为整体履行义务；每一国家都去推动其他国家，也就是说，为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的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 为你的重要发言表示感谢。现请尊敬的尼日利亚大使发言。请发言。

卢西亚诺·帕罗迪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团很高兴看到你主持裁谈会的工作。尼日利亚与贵国享有良好的双边关系。请确信，在你担任主席期间，我们将继续与你共同合作。

尼日利亚代表团很高兴地看到你的 565 和 566 号文件；这些文件代表了积极的努力，为裁谈会提供了一个开展实质工作的机会。尼日利亚愿意研究这两个文件，并将接受所有代表团都会支持的最适当的一个。

尼日利亚代表团对于无核武器世界的希望已经记录在案。然而，当联合国负责谈判核裁军的机构陷入了程序事项而非开展实质性工作时，让本代表团怀疑我们在向哪走，以及我们想实现什么。

尼日利亚依然认为，只要核武器存在，对于拥有核武器和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不存在和平。就此，尼日利亚代表团愿意敦促各代表团考虑开展实质性工作，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迫切需求。

尼日利亚现在发言不是打算质疑裁谈会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相信裁谈会依然重要。相反，我们是要重申，我们相信需要明确展示必要的政治意愿，以使我们摆脱目前的僵局。尼日利亚准备尽所有努力推动裁谈会的工作前进。

主席(以英语发言): 为你对主席的美言表示非常感谢，并且我注意到你的重要发言。

现在，还有任何其他代表团想就核裁军问题发言吗？看来没有了。

我承认今天所表达的对关于裁军谈判会议以非正式会议形式安排开会的 CD/WP.565 号文件的压倒性支持。在这一方面，我从这些支持中得到很大鼓励，特别是尊敬的美国大使对 565 号文件的支持，尽管我本希望她的明确支持本可以在 3 月 22 日就表达出来。其次，我承认今天没有人试图质疑裁谈会 565 号文件。我特别受鼓舞的是尊敬的日本大使关于他们新立场的发言，不重申他们认为没有特殊理由重做去年做过的事，不质疑非正式会议的新价值。

因此，根据上述两点谅解，我作为主席，计划明天上午 10 时在本会议室举行一个不限名额的非正式磋商。这是一个不限名额的磋商，对所有成员国都开

放。这样做的目的是听取各成员国的建议，并以我作为主席的身份推动关于 CD/WP.565 号文件所载的关于裁谈会文件主要内容的任何共识的发展，从而使裁谈会所有成员国在所有主要问题上，特别是《禁产条约》问题上参与裁谈会的进程。

因此，作为主席，我依然保持开放的态度，尽可能地提供便利和通融。安排就是这样。我就此结束今天的会议。下一次全会目前定在 3 月 29 日上午 10 时，但取决于成员国所决定的任何新谅解或新安排。

现在散会。

下午 12 时 35 分散会。